

穎 席

川 上

語 腐

小 談



11885

席
上
腐
談

俞
琰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席上腐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席上腐談卷之上

林屋山人俞 琰著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卽死。風類入水卽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婦人爲媽媽。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故呼爲馬蟻。一名玄駒。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嚮見一書云耳。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誌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

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素問云。升降出入。氣無不有。注云。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

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渾傷。以糞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

左氏傳云。國狗之瘕。無不噬也。杜預註云。瘕。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爲獬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獬居例反。亦作獬。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瘕。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蟹去醢。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左氏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預註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熱皮必用豬腦。欲其柔也。昔有人食豬腦一具。基年手足軟弱。不能下榻。遂成癱瘓。乃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字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貓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字。

燐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亦曰燐。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隨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騰而來。衆驚走。獨老僕乘醉趨前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草間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濕蝦壳。

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間見濕松皮有光。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棄之。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疊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_音。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爾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氈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今之蒙衫。卽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毯。其實卽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轉而爲毯。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

我氍毹。服虔通俗又云織毛褥。謂氍毹。細者謂之毹。毹者。施大床之前。小榻床之上。榻而登床者。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漿者。出闍漿國。訛而爲桂漿。以此推之。氍毹。恐卽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渠搜織皮。出書禹貢。

幘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字

音伏

與幘被之幘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綃轉其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撲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唐人幘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後又易以漆紗。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近時涼縹巾。以竹絲爲骨。如涼帽之狀。而覆以皂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幘頭之製。亦是展轉番騰。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靴形。想卽是今之罽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琶。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懷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

鞞栗二字。爾雅說文。鞞作畢。朱晦菴曰。鞞。栗元名。悲栗。言其聲悲壯也。悲鞞。畢三聲皆相。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卽今之磋也。磋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

一也。

鬚眉荀子作須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荀子曰。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茲與髭同。一作鬚。龍茲即龍疏。疏鬚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筦簞之安。而蒲越。藁鞞之尙。左氏傳云。大路越席。越戶括反。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即越也。以越爲合。聲之訛耳。

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爲連枷。枷乃打稻器。非拂也。

古之承露。以木爲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墻垣。爲溝以隔之。故曰

羊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

音祭

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委積爲牢米薪芻。釋文曰。積。

子賜反

今訛爲祭。以委

積停留日祭留。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鬪者。載之信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鬪。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遂成兩日之相摩。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鳥。丹書云鳥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

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鳥有三跡。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着兔于月以爲法象。故其說有云。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妄矣。今於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遠。安能見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見。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繆乎。

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儀。蟾音今謂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爲羲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朱晦菴云。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光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侶。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蒼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弑。織女乃經星。萬古不移。豈有

渡河之時。蓋丹家連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謂之黃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脉爲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爾。杜子美天河詩。乃有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之句。張文潛七夕詞。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爲猶勝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駭人才士。嘲風詠月。不過一時之嬉耳。寧復揆之以理。織女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猶真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乃王欽若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故夏禹導河。自磧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夜不定。豈得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

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天未嘗有缺。豈煉石可補。況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蒸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卽黃庭經所謂填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江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偶女高。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

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謂婦人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牢。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敢設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則不知其娶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于隍。謂秦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于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廟。何耶。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夔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有四目。唐堯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實。街談巷語之失真。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語班固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子荅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冤哉。獨脚鬼乃山魃。見道家煙蘿子圖。連胫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鬼趯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夔爲鬼物者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夔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蜺。罔。未有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夔之一足。其行踈踈。注云。夔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狗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爲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瓣香。相對有彭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也。

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乃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尔尙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耶。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春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嗚乎。冉伯牛乃爲牛王。

眞武卽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爲眞。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蚩尾。蚩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曰。眞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物。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之下。故爲玄武。眞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眞。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喙。井星如冠。故爲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烏龜。正是如此。

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蛇蟠蚪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

賈秋壑會客。食蟹。一客不食蟹。問之。則曰。奉祀眞武。秋壑曰。眞武之龜。不可以爲蟹也。龜蟹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戲之曰。鰻與鯀鱉。皆不可食。象眞武之蛇也。蔗筍亦不可食。象眞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壑亦笑。

韓退之與軒轅弥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鳴作蒼蠅聲。後人乃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石鼎之竅。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蟮。善長吟於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蟈爲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晦菴曰。今以玄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殊無義理。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謂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據此則三焦有形人矣。叔和旣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聞之隱者云。三焦卽黃庭也。丹書以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煨。故曰三焦。焦乃武火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和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叔和亦不知三焦卽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奇經八脉。惟任督二脉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貞元。此爲機會。任脉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督脉起於下極之脬。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顙循額至鼻。屬陽脉之海。運尾間。壽五百歲爲白鹿。蓋通此督脉者也。龜之亦壽。然龜能閉息伏氣。蓋通此任脉者也。又能通此二脉則貫尾間。通泥丸。百脉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卽黃道。乃日月往來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脉。乃呼吸往來之路。

子囊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皆曰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

之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咽喉攻至下腋齒齦。當中作黃粟一粒。疹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乙經。皆云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中間齦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

木漬酒肆。吳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一術極簡易。但脅腹縮尾閭閉光暝目。頭若帶石。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既效方保真丸。彼亦不服。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亦可療頭風。

道家傍門術。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既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試之果驗。此術亦可療夢遺。

世傳三峯採戰之術。托黃帝玄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冰盆盛湯。羽苞蓄火。或以爲舐刀及之蜜。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數之術。悅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卒予外祖閭丘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翕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幾爲道人所害。賴有羊羔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儘有講明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楊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人也真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後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全卽生端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天薄之人三谷子姓丘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關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裏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反不可不辯

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則血氣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